

懷念張維翰先生

阮毅成

西遼憶昔會陪京，方伯齊臨報政成。
傾蓋深嫌相見晚，盈廷獨佩發言精。
生平知己情非泛，七十從心道益明。
預卜吳山歸馬日，更教霖雨潤蒼生。

民國六十三年農曆十月，我七十歲生日，張維翰（純溫）先生特寫上詩為祝，盛情可感。從這首詩中，可以知道純溫先生與我初次見面，是在抗戰時期的重慶。民國三十年十二月，內政部在陪都召集全國內政會議，我從地居前線的浙江省，經江西、湖南、廣西各省，抵達重慶出席。途經江西省泰和縣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天翼（式輝）先生約我同進晚餐。自南昌失守，江西省會暫遷在泰和縣。一如杭州失守，浙江省政府暫遷在永康縣。席間，熊先生謂：「現任內政部長次長張純溫先生，是我的好友。晤面時，請特為致候」。我到了重慶，由內政部招待，住在夫子池的招待所。因我在途中耗時太久，到達太遲，男宿舍均已住滿，而分配給我的，竟是在女子部中。會議由當時的內政部長雲南周惺甫（鐘嶽）先生主持，純溫先生則實際負責議事的責任。輪到我報告時，我說：「財政部將各省地方自治經

費，均改由中央統籌，真是大發其財。」全場開言，鼓掌甚久，而內政部久受財政部的牽制，無人敢加抗議。各省民政廳也從未有人，能作反應。故純溫先生詩，有「盈庭獨佩發言精」之句。

我第二次與純溫先生晤面，為民國三十二年的冬季。他奉命到東南各省視察，到了福建省的建陽縣。正準備經建甌、浦城等縣，進入浙江省的龍泉縣。我因其時浙南各縣，正有鼠疫蔓延，民間死亡相繼。省政府同仁開會辦公，均須着用白布特製的連襪長褲，俾疫蚤跳上時可以見及。各級行政機關亦正以全力，從事滅鼠防疫，不暇接待中央人員。萬一來人染疫，反更增省府麻煩。於是乃電達純溫先生，願率各級行政人員代表，來建陽縣報告浙省省政，得復允許。特乃約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李楚狂兄，龍泉縣縣長徐淵若兄同往。又以浙江省臨時參議會駐會委員徐壽城（東藩）先生，係純溫先生在抗戰以前同時在南京的老友，並約其同行，可以將浙省民隱，盡情表達。我們四人共乘浙江省鹽務局運鹽用的木炭卡車，勉強到達建陽，在建陽縣政府見到純溫先生，向他陳述當時浙省戰地人民，在敵、偽、遊、雜、匪、共的壓迫之下，所受的凌辱，與所歷

的痛苦，他頗為動容。並對我們提出的戰時行政有關各項問題，允為歸報中央，允謀解決。公事既畢，建陽縣縣長鄒仲融君約同遊武夷九曲。我在歸途中得句：

幾處鶯聲和笑聲，冬遊天為故交情。
波輕瑞合雙人載，水轉如逢衆壑迎。
玉女有情添畫本，隱屏多麗促詩成。
灘流何必腸同曲，直道於今信可行。

（玉女、隱屏，皆武夷山峯名。）

純溫先生看到之後，立即依韻和了一首：
武夷九曲聽灘聲，清淺無波為久晴。
一水紆縈碧可泛，羣峯拱揖翠相迎。
巖茶吐白知春近，瓏麥舒青待雨成。
賓主東南稱盡美，勝遊猶欲記歌行。

我再見到純溫先生，已經是民國三十七年夏天，行憲第一屆監察院成立，他在故鄉當選監察委員，到南京出席。我適因公在京，與之匆匆一面。待大陸撤守，他在萬分艱難中，自雲南脫險抵達香港，住在九龍的厘東大廈。我適因事在港，前往拜訪，真是不勝感慨。他攜眷來台，熊天翼（式輝）先生，陳鶴士（其采）先生，家岳錢

逸塵（倬）公，劉太希兄，及我，各寫一詩送行。今除太希兄與我二人外，皆已不在人間矣。

送瘦鶴之台灣 熊式輝

避地何緣到海隅，相逢共笑性靈迂。
素心居易真寒友，瘦骨安貧與古徒。
荒嶺尋梅攜酒去，高台冒雨賴筇扶。
一羣鷗散香江夢，愁絕空山聽鷓鴣。

前題 陳其采

滄濱接高軒，駸駸又廿年。交情餘翰墨，氣宇薄雲天。骨瘦老來健，家齊內助賢。詰朝望行旆，先著祖生鞭。

前題 錢倬

泛宅志和去，雄文學士傳。風雷匡復會，滄海竭來舟。似鶴原高舉，乘驄是舊游。題襟看雅集，還共證浮瀛。

前題 劉太希

半壁哀南渡，衰遲尚遠征。殫殘天下計，政望啓明情。元氣占孤嶼，妖霓黯兩京。向來蓄奇淚，岐路為君橫。

前題 易君左

此去白雲邊，鐘聲隔海天。人清同鶴瘦，詩澹比花妍。創造憑雙手，乾坤歷一肩。中流誰砥柱，合力仗羣賢。

前題 阮毅成

十載論交溯武夷，竭來文酒友兼師。每從警款開思路，常覺珠璣不我遺。

渡海後先憂國淚，登壇切直諫人詞。會當再踏孤山雪，同和當年餞歲詩。

純老全家抵臺，立即用一東韻，寄我一詩：

掛帆勞遠送，越夕海門東。凍解寒猶重，春深日未融。旅情煙色裏，客夢雨聲中。引睇期君至，結鄰好過從。

我不久也回到臺北，住永康街，雖未能與純溫先生結鄰，却兩家來往甚多。先生的夫人仲孝愉女士，原籍杭州。海外相逢，倍感親切。小兒大元結婚，純溫先生親為撰寫婚書。

相莊鴻案正華年，喜見齊眉小比肩。

合登瑞達親壽日，好將韻事寫鸞牋。

定良緣於千里，定偕老以百年。是日也，日暖風恬，適逢毅成兄伉儷壽辰。并聞當年合舊佳期，原值太翁懸弧令誕。介壽合歡，喜溢庭宇。後先輝映，蔚為美談。爰賦小詩，以當嚆引。

迨先岳錢逸塵（倬）公，以八十高齡逝世，我夫婦與公門人伍稼青（受真）兄搜集遺稿，由正中書局出版其旅臺詩集，純溫先生又為作序：

己丑冬，神州淪於赤虜。余病滯香港，值武進錢逸塵先生，自杭州間關逃出鐵幕，相見極懽。時陳涵廬、熊雪松、李鳳坡、鄭水心、王桐盒、易意園、劉猗菴、馬史劍諸詩流，皆寓香港九龍間。故人萍聚，因有文酒之會。論齒以逸塵、涵廬二老人為長，而逸老才思尤捷，詩成常先於擊鉢。又豪於飲，累數十觥引滿帆盡。一觴一詠，多蒼涼激越之作

，但不嘗留稿。翌年，余與涵廬，先後來臺，逸老繼至。在臺詩流，尤多舊識，相與創立春人詩社，推逸老為之長。每有集會，無不躬臨主持，乘休沐閒暇，為中興鼓吹。以國步艱難播遷海嶠之際，而有此嘉會，誠不易得。故逸老於序春人詩選文中有云：雖越甲值明恥之日，而虞琴宜解慍之風。又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，敘吳梅村詩集之言曰：其少作，大抵才華豔發，吐納風流，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綿之致。及乎遭世喪亂，閱歷興亡，激楚蒼涼，風骨彌為遒上。暮年蕭瑟，人以庾信方之。此又不啻先生自為寫照也。顧先生七十歲以前，在大陸所為詩文，積稿甚富，皆未攜行。而旅台新作，又未自留稿，輒散見於報刊，或為友好錄存，而先生竟於辛丑夏初，溘然長逝。其女公子英，與婿毅成，於妥營喪葬之餘，多方蒐集，得遺詩若干篇，將輯以付印，而屬余為序。余覽所輯，泰半曾經盟誦。所尤三復者，皆其惓惓思親之作。蓋先生以赴國難，渡海來臺，而太夫人年已九十，仍居杭州，繼則移寓上海。先生遠遊在外，時切陟屺瞻雲之思。故其為詩，皆篤於孝誼之言。如七十初度句云：九秩高年拜萱草，一句生日占荷花。如辛卯重九和余句云：悠悠親舍白雲下，苦誦笠詩說補亡。如和臺灣詩乘羅毅臣追憶四律其三之前半首云：白頭差幸舞萊衣，遙拜晨昏夢已非。別後慈躬還健否，東來鄉訊已嫌稀。如辛卯冬至句云：佳節不堪愁裏過，海天無處望慈

幃。如辛卯歲除句云：壽紀萱幃憐蠶老，春來蓬島耀車書。如癸巳九日士林登高句云：書斷南雲將母日，詩從東狩感王風。如癸巳十一月遊石門句云：白雲親舍悠然望，洒涕江關正倚門。如七歌辭之首章云：有母有母九十三，三年三處哀江南。青燈課讀滄前夕，白髮承歡阻萬山。噫嘻！一歌兮歌陟屺，酒杯一擲飛海水，生兒不得奉甘旨。如七四初度感賦句云：願谷食思臣老母，杜陵詩愛外曾孫。萊衣親在兒非老，玉局生還死是謠。如七五初度口占詩云：萊衣七載遠睽違，青草池塘夢亦非。日月壺中長幾許，白頭西望感斜暉。如七七初度句云：白頭剩有思親淚，青眼都移作客情。如爲賈果伯題白雲親舍圖句云：十年滄海兵戈裏，百歲春暉一望難。如庚子元日句云：庚寅回首走遐荒，子舍長哀陟屺章。如七九閏生日詩云：又逢母難倍思親，笑撫孫曾祝嘏頻。湯餅戲徵雙滿月，荷花都現八旬身。累他詩曆成荒卯，老我兵塵太不辰。一寸黃楊三載夢，白頭望斷綠萱春。且自註曰：老母在滬，年九十九，三年不通音問矣。綜上諸作，其以八旬遊子，遙念百歲慈親，寸草春暉，孺慕之誠，躍然見於詩中。太夫人則已於前歲壽終滬寓，毅成伉儷，得訊祕不敢以聞。甫越年，而先生亦與世長辭。嗚呼！可哀也已！自所謂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，四十餘年，世風日趨澆漓，違親非孝，視爲當然。尋至赤禍滔天，幾欲舉數千年彝倫攸紱之崇高文化而滅絕之，

可痛孰甚。今毅成伉儷之輯印先生詩集，其旨在珍存遺著，不忍任其散佚。而是集行世，吾知其於世俗人心，裨益必非淺鮮。誦其詩而知其人，知其人而師其孝。詩教之感人也深者，其在斯乎！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壬寅二月五日，滇南張維翰敬撰。

純蘊先生因係杭州愛婿，故亦熱愛杭州，并關懷杭州的文獻。有一次，他向我查問康有爲在三潭印月所寫的聯句。我說：「抗戰勝利以後，此聯尚在，仍懸在小瀛洲原處」，并將原句抄給他。有一次，他向我查詢孤山一片雪五個字的石刻，尚在否？原來此五字，刻在放鶴亭上面的石壁上，乃係曾於清季任浙江省主考的朱繼堂（鱣）所刻。而朱之所以有此石刻，又係爲景仰清初任浙江省巡撫的趙士麟的治績。趙與朱皆係雲南省人，爲純蘊先生的鄉前輩。我告訴純蘊先生：「不但孤山一片雪五字的石刻仍在，且在孤山對岸沿裏西湖湖濱所建的孤雲草舍，也就是因此而命名的。」稱爲草舍，其實是紅磚建造的五層樓房。屋主劉梯青，浙江省吳興縣人。抗戰初期，浙江省政府爲了空襲疏散，許多重要會議，皆在此舉行。迨安徽劉隆民先生將其珍藏的西湖今古楹聯，加以評註，交由臺北學生書局出版，純蘊先生爲之題書封面，又爲之書寫所製聯語。并問我已曾看到否？

我在臺北，曾任中央日報社長及東方雜誌主編。我常向純蘊先生索稿，他從未推辭。我曾與之多次談及蔡松坡將軍事，我問純蘊先生曾否看見過小鳳仙，他說：「沒有。」但是他說：「

小鳳仙確有其人，但傳說蔡將軍脫險，完全得力於她的掩護，則未免太戲劇化了。」我們又曾談到蔡將軍逝世後，小鳳仙所致送的輓聯，究係何人手筆？純蘊先生說：「那是你們浙江朱劭成做的。」朱名文劭，浙江省黃巖縣人。辛亥光復，他任浙江省提法使。北京政府時期，他一直在做京官。他雖係學法律的，却極富文采。抗戰時期，他回到家鄉，以種橘爲業。所產抱子橘，大橘之中有一小橘，味美而甘。我過去也曾聽人說過他做輓聯的事，故在我有一次到黃巖時，就曾與他談到小鳳仙。他說：少年遊戲文章，不足掛齒。可見他并不否認，茲再得純蘊先生證實，益爲可信了。現在在臺北，曾見到過賽金花與小鳳仙的，只有曾虛白先生一人，我曾請他寫過一篇專文，記述她們，在東方雜誌刊載。

我因平時愛談杭州故事，并常以之入詩，遂爲熊天翼（式輝）先生稱我爲「三句不離本杭」。我乃將歷年所寫有關杭州與西湖的文章，彙爲一冊，即以熊先生此語爲書名，由臺北正中書局出版。我送了一本給純蘊先生，他隔日即送了八首詩來：

生平夙契阮元瑜，政事文章氣似殊。
旅港居臺長聚首，心期遠溯自巴渝。
一編掌故寫杭州，山色湖光憶舊遊。
最愛三潭印月影，遺忘聯語向君誦。
水道杭州極便民，舟航四達往來頻。
白蘇而後勤疏鑿，府志猶傳趙士麟。
宦浙滇賢自幼聞，曾尋祠宇挹清芬。

壁間大字朱縛筆，石勒孤山一片雲。
 巖使吾曾識士青，書中數見緬儀型。
 南園祠宇常同祀，千載錢塘祖德馨。
 赤禍南延白下危，猶於湖上略栖遲。
 懿辰樞視安坏土，始是離杭渡海時。
 吾鄉亦有好湖山，每歎邀君一往還。
 幾度杭遊偏未值，草鱸鷁黍並緣慳。
 尋碑墓掃金沙港，歸觀寒山古寺旁。
 四十餘年休戚事，滿懷鬱悵是蘇杭。
 近年以來，純蘊先生每逢上已修禊，重九登高，常以車來接我同行。民國六十六年重陽，我們同上陽明山，其時他已是九十二歲高齡，而步履清健，一如少年人。他沿途與我談演人宦浙故事。又同至白雲山莊，仿求菊花。我乃寫了一律贈之：

拋却孤山一片雲，久從海外挹清芬。
 遙憐故國多風雨，喜共遊程話見聞。
 遍插茱萸人漸少，欲尋黃菊韻初分。
 追陪杖履登臨健，千載康強總屬君。
 純蘊先生亦立有和作：

綺麗湖山出岫雲，擘經堂遠溯先芬。
 曩年嘯咏猶能記，故國哀鳴不忍聞。
 大道為公終一統，強權妄自冀三分。
 同舟風雨方多難，補拙衰齡尚克勤。

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一日，為愚人節，純蘊先生約遊碧潭，即在舟中餐。丁似庵（治磐）先生同行，周樹聲先生行至岸邊，因事先歸。是時

純蘊先生年九十四，周年九十二，丁年八十七，稱為詞壇三老。舟中暢談詩文，盡歡而散。此為我與純蘊先生最後一次同遊，當時我曾寫了兩絕：

碧樹青山一水涵，依稀風景似江南。
 扁舟載得愁多少，卅載鄉思未忍談。
 大智由來本若愚，詞壇三老一時俱。
 明年同向山陰道，結袂擎舟入鑑湖。
 純蘊先生又即有和作：

人影山光一鏡涵，碧潭春渌會郊南。
 羣舟泛集巖陰下，挽茗簞銷促膝談。
 築城萬里計非愚，旨在防邊累代俱。
 聞道狂酋將自壞，熊羆已過貝加湖。
 這也是純蘊先生與我的最後一次唱和。

在臺北，除純蘊先生外，我與另一位高齡在九十以上的王岫廬（雲五）先生，來往也較多。

王先生尚少純蘊先生兩歲，他們彼此相互關心健康，常囑我代為問訊。雲五先生晚年也好寫詩填詞，寫成後常命我代為檢韻，或研究平仄。我以

為「老去填詞」，原是一種休閒活動，不必過於拘泥格律。今年八月十四日凌晨，雲五先生忽以心臟病逝世，純蘊先生聞之，至為悲痛。而在雲五先生治喪期間，我聞及純蘊先生也因病住院，乃立即趕到台北市三軍總醫院去探視。因其住在加護病房，親友不能進入。我先後去過五次，均未得一面。只見鼎鼎鼎鼎世妹，率同子女，立於牆邊，面壁誦經，冀能孝感格天，發現奇蹟。但純蘊先生終於不起，當日下午即行大殮，我到場致祭。瞬即蓋棺論定，永隔人天。緬懷先岳及我與兩世的交誼，歷經四十年。而純蘊先生只少先岳四歲，故與我真是忘年之交，也是文字之交，更是道義之交。純蘊先生是典型的君子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無不具備。他與雲五先生平時均以為可壽至百年，識者也多如此頌禱，豈料兩週之間，哲人俱萎，能無傷感。敬撰聯以輓：

兩世締深交，傾蓋陪都，談詩寶島。
 哲人多姜謝，甫傷岫老，又哭先生。

六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補寫於臺北。

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
 定價 五元
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社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